

大家庭

柯切托夫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大 家 庭

(苏联) B·柯切托夫 著
C·卡拉

李 邦 媛 译

В. Кочетов С. Кара
СЕМЬЯ ЖУРБИНЫХ

譯自苏联“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杂志

1953年第6号

內 容 說 明

这是根据柯切托夫的著名長篇小說“茹尔宾一家”改編的电影剧本。內容描写苏联造船工人茹尔宾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劳动——通过他們三代各个人物的性格和遭遇，表現了苏联工人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优良的道德品質。这是一部將文学作品改編得比較成功的电影剧本。根据这个电影剧本攝制的影片，也是苏联近年来的成功作品之一。

大 家 庭

В. 柯切托夫 著
С. 卡拉 拉

李邦媛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會館街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张 4 插页5 字数82,000

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定價(7)0.46元

統一書号:10051·10

是一个春天的黄昏。

在明亮的海滨区的背景上，映出了工厂里的起重机、烟囱、船台建筑架的轮廓和旧的工人镇上一排排的小房子，这些房子都带有栽种着尖塔般的白杨树的庭园。

寂静无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歌声。

蓦地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

民警局分区检查员扔掉尚未抽完的香烟，用手臂按住腰里的手枪皮套，朝着枪响的地方跑去。

又传来两声枪响。

一扇窗户打开了，接着是第二扇……

分区检查员跑进钉有雅柯尔纳亚街19号门牌的柵欄門，在門上還釘有一塊“茹尔宾寓”的小洋铁牌。

約莫有二十來人，熙熙攘攘地拥在古老而舒适的木房子的雕花台阶前丁香叢生的庭院里。有些槳、釣竿、捕魚網和測深棒斜靠在牆上。人們吵吵嚷嚷，有說有笑，圍着壯健有力的五十二岁左右的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茹尔宾。他的脖子很粗壯，因此衣領总嫌太紧。他的兩道蓬松的眉毛已开始斑白了。他举起双筒獵槍來。婦女們都掩住了耳朵。

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茹尔宾的妻子阿加菲亞·尔波芙娜站在門口的台阶上，也用手捂着耳朵。

分区检查员跑进柵欄門，挤进人群里去。

“公民們，公民們，怎么啦？公民們，怎么回事？”

“又有一号小茹尔宾行下水典礼啦，首长同志。”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子——巴斯曼诺夫工长，快活地、意味深长地回答。

女邻居们纷纷谈论着：

“这家一个一个地尽生些小子，你说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样的种嘛！”

“听说，名字也叫玛特维。”

“为了表示对曾祖父的敬意呀！”

茹尔宾家的家长浓眉毛的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从人羣里向民警局分区检查员跟前挤过来，把枪托挂在地上，伸出一只手来。

“你好，库兹米奇！这是民族礼炮！二十一响！”

“说明白些，究竟怎么一回事？放的什么礼炮？”

“生了一个工人嘛，一个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现在你当了祖父啦！”巴斯曼诺夫用手指在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的胸脯上碰了一下说道。

“库兹米奇，孩子们给我家添了个孩子呵，是柯斯加和杜纽什卡添的。”

“哦，祝贺您，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衷心地祝贺您。”

“好呵，老弟，瞧我们就是这样的！”伊里亚·玛特维耶维奇的脸上浮起了惬意的微笑，“喂，大家入座吧，走吧！”

餐桌摆在装有木栅栏的凉亭里。凉亭周围爬满了野葡萄藤。桌子上放着一盏明亮的灯，小飞蛾正绕着灯扑来扑

去。

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斟了一杯酒敬給分區檢查員，分區檢查員用手推開了酒杯。

“不能喝啊，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你不必勸我，我有公務在身……”

“哦，那麼就來杯甜酒吧……生了個工人嘛！應該祝賀祝賀啊！”

檢查員猶豫了一下，干了杯，說：

“為工人干杯！”

工藝學校的大門口。

瑪特維·茹爾賓老爷爷被一羣穿着制服的孩子們擁簇着，從大門里走出來。他雖然還算健壯，但已經開始日見衰老了，手上滿是青筋。

“就是它，這顆下賤的子彈，在這兒躺了整整三分之一世紀啦。”

“爷爷，那個白衛軍就是對準着您射擊的嗎？”工藝學校的一個學生問道。

“唔，當然是對準射擊的呀！我就把他這麼一下……”瑪特維老爷爷抓住一個工藝學校學生的衣領，幾乎把他從地面上提了起來，“等到‘阿芙樂爾’巡洋艦一聲炮響，我們就把他們收拾了。”

“還在冬宮沙皇的寶座上坐過，是嗎？”

“您奪過几座皇宮啊？”

“皇宮……皇宮，在革命的時候，它們就像軋核桃那樣，劈拍劈拍！在這種時候，孩子們，頂要緊的就是把電

話局、電報局奪到手。還有車站……管理局！皇宮嘛……去他的！”

瑪特維老爷爷中斷了談話，轉身向着從角落里朝他走來的分區檢查員問道：

“首長，剛才到底是哪兒打槍來着？”

“在您家院子里，瑪特維·朵羅費耶維奇。在雅柯爾納亞街。”

“噢！那麼說，杜紐什卡已經生啦。庫茲米奇，得祝賀我添了個曾孫子嘍。”

“對啦，她生了個男孩，您怎麼就猜到了呢？”

“喏！……”瑪特維老爷爷帶着意味深長的样子，這就是說，他是毫不懷疑的。他用拳頭碰了一下分區檢查員的肩膀。但這一碰，他自己卻站不住腳了，分區檢查員連忙上前去想扶住他。

“用不着！”老爷爷推开他，“我還挺結實呢。但願你到了我這樣的年紀，也還能像我這樣！好了，祝您……現在該是我回家去的時候啦，再見，孩子們！”

老爷爷橫穿過街道，他頑皮地向工藝學校的學生們眨眼，用樹枝在一家窗戶上敲了一下，便踉踉蹌蹌地躲到了屋角後面。

一個胖胖的老婦人從屋裡走到階梯上，她見門前並沒有人，便舉起拳頭吓唬那些笑着的工藝學校的學生們：

“淘氣鬼！看我抓住了你們，好好給你們一頓揍……”

在茹爾賓家，庭園中的涼亭里。

客人們圍着桌子坐着。阿加菲亞·卡爾波芙娜張羅着端菜，她的十六歲的女兒冬妮亞和兒媳婦麗達，一個年近三十、稍現豐滿的美麗的高個兒婦人在幫她的忙。

“整個工廠都要改建，全部工作都要按照新的方法進行了。”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說。

“已經完全確定了嗎？”一位客人問。

“怎麼不是。安東寄來的信就在這兒，說計劃已經批准了。”

“改成大部件分段裝配法嗎？”

“完全對，正是大部件分段裝配！叫鉚釘滾它的吧，全部改用电焊！都照安東的計劃，叶甫謝耶夫！瞧他多棒，安東·茹爾賓！”

“你的安東，他現在在哪兒？”叶甫謝耶夫老头又問。

“怎麼在哪兒？在部里附設的技術專科學校。他是科學碩士！他本人很快就要來了，就要在這兒干它一場。”

“伊里亞，你高興的個什麼勁？”巴斯曼諾夫插嘴道，“改建，改建……都是你兒子的計劃。‘干它一場’！你想想：咱們倆又該到哪兒去啊？”

“對，他說得對，”叶甫謝耶夫支持他，“這問題可得想想啊。”

“不管工廠怎麼改建，缺了咱們這些老手反正不行！”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堅決地說。

“你那眼眶子可也太大了！”巴斯曼諾夫生氣地說。
“我看你還是把你這種傲氣丟掉吧。咱們已經老了，咱們是照老法子工作的，可是人家要照新法子……”

“照新法子才对呢，这才是正理！”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满怀信心地說。

“还不光是咱們。对小伙子們說，也是个大改变！”巴斯曼諾夫毫不讓步，“喏，你的小兒子，阿辽什卡——是个鉚釘工吧！”

叶甫謝耶夫也着急了：

“我們鑄工又怎么办呢？再說，鑽工呢？要知道，这次改建对全厂的人都是个徹底的革命啊！”

“再說你父亲瑪特維·朵罗費耶維奇吧，”巴斯曼諾夫又說：“已經这么大年紀啦，他又該怎么办呢？你还在一个勁兒說什么安东的計劃，安东的計劃……”

“等一等，等一等，”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想使爭論起来的客人們安靜下来，便說道，“咱們是工人階級啊！而工人階級是，要知道……”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握緊着拳头，想找到合适的詞句，“就說你吧，薩尼亞，你是个造船工人，而且是个多么好的造船工人啊。謝天謝地，我認識你已經三十年了。”

“噯，噯，伊琉沙，”巴斯曼諾夫發急了。

“別噯呀噯的。你該明白：船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船身！浮力要靠它，載重量要靠它……”

“速度也靠它，”有人提了一句。

“一切都靠它，”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接着說道。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說的，你还記得嗎，咱們一起唸过的？他說，有基地，也有上層建筑。”

“斯大林同志說的是基础，不是基地！”阿历克賽糾正了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的話；阿历克賽的外表也是同

样的茹尔宾型——結实的运动員的体格，眉毛也像他父亲一样濃密。

“就算是基础吧。用科学字眼，咱就用科学字眼吧！那就是說，船身是船的基础，其余的全是上層建筑。在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工人阶级是基础，其他的……”

“爸，你搞混了，”阿历克赛一边說，一边从桌旁站起来，戴上制帽。

“如果父亲搞混了，那么你来講吧，”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發脾气了。

柯斯加喘着气奔进凉亭来。

“爸爸！媽媽！……杜紐什卡……生了个兒子！”

大家都对这个迟到的消息笑起来了，紛紛同柯斯加握手。

柯斯加，这个滿臉笑容，洋溢着幸福感的父亲，告訴大家說：

“挺壯的小子！有三公斤八百克重……”

“滿合适的排水量！”巴斯曼諾夫指出。

“謝天謝地，”阿加菲亞·卡尔波芙娜低声自言自語地說，“到底想到了孙子啦……”

阿历克赛正要从庭院的柵欄門內走出去，冬妮亞在后面赶上了他。

“阿廖沙！你就这么走了……”她显然很伤心。

“噢，对啊！”阿历克赛站住了，“好，給我看，給我看，”

冬妮亞將自己嶄新的护照遞給阿历克赛。

“不可以把你照得更好看一些嗎？……鼻子又扁又蹩。”阿历克赛翻着护照說，“从今天起冬妮卡不是小丫头啦，是女公民安托尼娜·伊里妮奇娜·茹尔宾娜啦，‘看吧，羡慕吧，——我是苏联的公民！’①”

“阿廖沙，你又到她那里去？”

“这干你什么事？”

“喏，阿廖沙，这样做就是不好。她怎么把你迷住了的？也許，你想跟她結婚吧？”

“也許！那又怎么样？……瞧你自己也已經成了大姑娘啦。快要嫁人啦。”

“找不着像你这样的人，我是不嫁的。”

“这么說，你找到样本啦，——拿我来衡量自己的未婚夫嗎？”

“当然囉！你是最好的，最聪明的，最漂亮的人！”

“这傻瓜！……”

阿历克赛揮揮手，打开柵欄門。

“不，你等等，”冬妮亞叫住他說，“喂，你爱上这个卡琪卡的哪一点啦？难道她真漂亮嗎？而且以后，……咱們倆就永远也不能一塊兒去釣魚，一起去划船啦！……”

阿历克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扎得整整齐齐的小包来。

“給你，拿去！它在我口袋里裝了一天了。”

冬妮亞奔过去吻她哥哥。他推开了她，用手擦擦臉龐。

“唾沫把我全弄髒啦！”

① 出自馬雅可夫斯基的名詩“苏联护照”。——譯者

“包里是什么，阿廖沙？”冬妮亚摸摸小包，問道。

“你自己看吧！”阿历克赛朝柵欄門走去。

冬妮亚在自己小房間里的梳妝台前解开小包。包里是一瓶紅色莫斯科牌香水。冬妮亚往身上洒了些香水，快活地照照鏡子，摸摸鼻子，似乎想看看：是不是真就是扁鼻子呀？

丽达走进来，坐在梳妝台边的椅子上。

“阿廖沙送給我的，”冬妮亚滿臉得意的样子說。“丽达嫂，洒点香水吧，要嗎？”然后她照了照鏡子，又补充道：“我小的时候，人們都說我長大了一定很漂亮，但是結果却并不……丽达嫂，您才漂亮呢，您真幸福啊！”

“漂亮！”丽达笑了笑說：“难道这就是幸福？你有青春；杜尼亚有一个多情的丈夫，他們現在还有个小子。可是我有什么呢？我什么也沒有！我快三十岁啦，冬妮奇卡。你可知道，三十啦！我还这么呆着，呆着……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可是在等什么呢？自己也不知道。”

院里傳来了談話声，其中伊里亞·瑪特維耶維奇的声
音最响：

“造了些什么船？造了多少？这兒就是造 船 的 活 历
史，还要什么呢？”

“老是船，船，”丽达苦笑了一下說，“想的只是船……可是爱情呢？把爱情忘掉啦！再說，到底有沒有真正的爱情啊……？”

“丽达嫂，”冬妮亚想反对她，“怎么能这样說呢？那柯斯加和杜尼亚呢？那爸爸和媽媽呢？那您和維克多

呢？”

“唉，冬妮奇卡，冬妮奇卡！”丽达叹了口气。“我到你们家来的时候，你还很小呢。可是现在……你知道，我出嫁的时候，也想到过幸福啊……只是和维克多在一起没有得到幸福。”

“丽达嫂，您怎么这样啊？维克多是我哥哥呀！”

“哥哥！……对啊，他是你的哥哥。可是，他是不是我的丈夫呢？难道我看得见他？难道我感觉得到他？白天他还嫌不够，半夜三更爬起来，点上灯还在那儿画些什么。清早起来一看，原来是一种什么齿轮。他是木匠啊，他要这些齿轮干什么呀！”

院里，人们模糊不清的争论声又从窗户外传了进来。

“他身上满是鲍花和胶水味，”丽达继续说道，“他对任何一块木板，都比对我有兴趣。”

她站起来关上窗子，更热情而激动地向冬妮亚小声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姑娘了……给出个主意吧，我怎么办呢？”她紧紧抓住冬妮亚的手腕，“说啊，怎么办，怎么办？现在有一个人正向我求爱，是一个挺漂亮的人……这样下去要出事的啊……”

“丽达嫂，你怎么啦！丽达嫂？……你在说什么呀？”

冬妮亚向四面张望，希望有人来打断这场使她难堪的谈话。这时玛特维老爷爷正从她房门口走过。

“爷爷！”冬妮亚向他扑过去。

“我正要找你。跟我来。”

瑪特維老爷爷把冬妮亞領到自己房間里。

他的房間很小，但很整潔，像船上的艙房一樣。房里擺着一張普通的軍用床，床上鋪的也是軍用毯。還有一張古老的帶軟扶手的絲絨安樂椅。

老爷爷沈重地呼哧着，彎腰從床底下拖出一只水手用的舊箱子來，他開了箱蓋，箱蓋的里層貼着一張五顏六色的圖畫：光榮號巡洋艦正向敵人開火。橢圓形的是瑪特維老爷爷本人的照片。照片上的他顯得年青得多，還留着黑鬍子，穿着緊身襯衣，戴着水手帽。

瑪特維老爷爷拿出一只稻草編的小盒子，從盒子里取出了一串用五彩貝殼穿成的項鍊。他把項鍊戴在冬妮亞的脖子上，扣上了鍊扣。

“帶着吧，孫女兒，祝你幸福！”

冬妮亞在爷爷那一面模糊不清的鏡子里照了照。

“多少幸福打人們身邊溜過，”瑪特維老爷爷低聲說：“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幸福。過去戴這串項鍊的人，她就沒有等着幸福……”

冬妮亞抱住爷爷，貼着他耳朵低語道：

“這是奶奶的，對嗎？你很愛奶奶吧？真心的愛？”

瑪特維老爷爷從箱子里拿出一張穿着老式服裝的美麗婦人的古老照片來。

他目不轉睛地、長久地注視着照片。

“你問，真心愛嗎？我把她從她不喜歡的未婚夫那兒帶了出來——從貴族執事那兒！她跟了我這個普普通通的大兵……就把她從婚禮宴會上直接拖上了雪橇……有一個

正教神甫得了我三个盧布，就給我們举行了結婚仪式……这个可憐的人吓坏了，是半夜里給叫起来的……就是这样！

丽达站在門口擦着眼泪。

“从我們結婚的那个严寒的夜晚起，直到她临死之前，”瑪特維老爷爷繼續講着：“我們沒吵过架，也沒拌过嘴。她漂亮，真摯，跟她在一起任何人都想变得好一点，要整潔一点。她那藍藍的眼睛就这么跟着我，跟我一起到遙远的海洋上去，到战火里去。瞧她——眯着眼睛，活生生地站在这兒……可是你还問：‘真心愛嗎？’”

阿历克賽和一个惹人喜爱的、長得丰滿的十九岁的姑娘卡佳，在拉达河入海的地方沿着峻峭的河岸散步着。

一輪紅日从海洋的那一方昇起来。海灣和河口里的水波像一片流动的火焰；工厂烟囱上方袅袅上昇的烟团像是火紅的蒸汽，周围参天的松树也像着了火。

卡佳繼續講着她已經講开了头的話：

“有时媽媽对我說：瞧你就快出嫁了……真可笑！……我根本不会很快出嫁的，我还要學習哪。很早以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历史学家！去年我念完了十年級，沒有能立刻进專科學校，因为媽媽病了很久……您呢，阿廖沙，您喜欢历史嗎？”

“我差不多都忘了！要知道我只念完了七年級啊。”

“真的嗎？”

“战争爆發了，父亲对我說：厂里要补充人，有一半

工人都上前綫去了。于是我就想：对啊，造船業——这是我們世代的行業啊……我就这么当了工人，正像我爸常說的——資本主义的掘墓人！”

“而我就当了个繪圖員——就是这样！”

“有什么可說的，是很好的職業嘛，总之……”

“不，不，阿廖沙，这只是暫时的……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还是在去年，我讀到了一本非常有趣的关于生命起源的書。書上还有彩色的插圖……瞧这片松树，看見了嗎？……咱們坐下来吧……”

阿历克賽和卡佳在峭岸上坐了下来。

“……这片松树，”卡佳接着說：“就很像書里画的原始森林。森林起火的时候，松树上的油脂便滴到沙土里。后来那些地方讓海水浸沒，树脂經過几百万年以后，就慢慢变成了化石……”

“几百万年？”

这对阿历克賽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卡佳在手提包內找了一会，取出一顆琥珀珠来：

“我說的是琥珀。这就是成了化石的树脂！它是很古老的了，足足有三千万年。”

“您說笑話吧！”阿历克賽吃惊地喊起来。

“是真的，阿廖沙。我媽媽有一串琥珀鍊，这一顆是她送我的，我总是把它帶在身边。您对着亮处看看……您看，一只小蒼蠅，也許是一只蚊子，看見了嗎？（不仅阿历克賽，就是我們——电影观众，也該看見这只琥珀珠內的小蒼蠅，它被放大了，占滿了整個銀幕。）这的确是叫人惊异的，”卡佳繼續說道：“这只小蠅子活在三千万年以

前。也許它咬过魚龙，見到过咱們現在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呢。”

“真有点叫人害怕！三千万年！”阿历克賽目不轉睛地望着珠子說。

“每逢看到这只小蠅子，我总是想，一个人該怎样生活才不至于虛度他短促的生命？可是我老想不出結論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虛度’，什么叫‘不虛度’。您知道嗎，阿廖沙？”

“我大概也不知道，”阿历克賽坦白地說。“也許，該成个大名人，讓人們永远記得您？”

“可是什么叫‘名人’呢？从前有个希罗斯特拉特，为了想成为名人，焚毁了伊非索斯的阿尔特米达寺院。有过像理查三世那样的杀人魔王，有过希特勒……所有这些魔王，人类永远也忘不了的。他們也是‘名人’啦！”

“唔，您的历史知識真广博！”阿历克賽羨慕地說，“可是我說的不是这类‘名人’……我說的是另一种，他們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工作……”

“那么，阿廖沙，您很想成为一个名人嗎？”

“我嗎？”

阿历克賽慢慢站起来，站在峭岸上，望着远方。

“您大概在譏笑我吧！”他很不痛快地說，“我沒有文化，什么也不懂，既不懂历史，也不懂地球。”

“阿廖沙，您怎么啦？生气了嗎？……唔，我問得太鹵莽了……但是我沒有想到这个啊。我自己也是什么都不懂。”

卡佳也站了起来，面对着阿历克賽站着。